顏之推著

顏氏家訓

世界書局印行

顏氏家訓序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贍。山高海深。常雌黃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顏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公製作弘奧。衆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爲懷。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孯(烏換反)𢷎(宣)𢾾(歲)𪒠(藥)𤢖(鑠)𢣟(於計反)㞙(𥟖)𡱢(移)𥝖(疋奈切)等九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安能見。旋云小小。頗亦怱怱。衆乃謝余。令爲解識。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卽定矣。實愧孫炎之倡行。卽行焉。云爾。(序中王言義未詳)

目錄

顏氏家訓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愼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斅。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爾。吾今(一本無今字)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爾。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一本作三十)已後。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一本有也字)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車(一本作範)爾。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用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一本作傾)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嗁。(說文咳小兒笑也嗁號也一本作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一本作孝禮仁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愼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一本作訓)翻獎。應訶反笑(一本作嗤)至有識知。謂法當爾。驕(一本作憍)慢已習。方復(一本作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一本云而無改悔)忿怒日隆而增怨(一本云增怨懟)

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衺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爾。（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卽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鉤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作用）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行。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一本作易字）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笑。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應。瓛怪問之。乃云。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元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元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

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閒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愼之哉。愼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鬬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婦夫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性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於家。則豎子

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閒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一本無之意兩字)嘗寄人宅。奴僕徹屋爲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朝夕每人(一本無每人兩字)肴膳。以十五錢爲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麞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一本作常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南閒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一本作士字)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顇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閽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愼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狠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一本作蟲）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爲妖妄之費。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閒。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爾。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

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並過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爾。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姚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之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周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字。亦鄙才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掩耳。況當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偷作關中舊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爾。彼此歡笑。不以爲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爾。凡與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脩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

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憘憘無自言者。（一本無此已上十字）須言閥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一本作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帖也。北士風俗。（一本無風俗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士人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一本作心字）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

何故不知有族。答曰。骨肉易疎。不忍言族爾。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宏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一本作爲字)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閒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爾。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朞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筭。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諭。(一本無亦不諭三字)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

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太上御名)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太上御名)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太上御名)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太上御名)而無他意。(太上御名)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也。(一本無當字有也字。一本有當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桮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爾。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畱後世爾。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屛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本作一字一本只云來歲社)社。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日。(一本作外字)所經此日。猶應感(一本作思)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縚緩綏兄弟。並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為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爾。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尙之兒。如不為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為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為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為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

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爾。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無帝字）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倄（下交反痛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謼也。（謼火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耒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並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宦。自陳解職。子則草屩麤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並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為死（一本作怨字）讎。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為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一本無焉字）

四海之人。結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為丈人。申父交（一本作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為兄。託子為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一本裴之禮號善為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髆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對。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能彼不能此矣。（一本云校長短覈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 所以魯人謂孔子為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爾。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一本無典字）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一本無時云字）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一本云王褒數字） 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衞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於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為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丞。斥維主

將鎮撫疆場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一本云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爾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是爲足全忘修學（一本云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閒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匡時富國

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為兵。咋筆為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爾。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為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爾。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彊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一本作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姦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爾。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一本作旨）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今（一本無今字）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梲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稺（一本作遲字）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為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

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一本有日字）廢置。便至（一本無至字）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宏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宏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於經業。（一本作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宏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一本無此字）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閒焉。俗閒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爭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元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元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爾。何晏

王弼。祖述元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元以傾動專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弃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元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元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悅耳。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一本作清談高論。剖元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元。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荊閒。復所愛習。故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顇。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一本作以寬此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猒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一本作爲）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然明讀書。（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大夫。（一本無大夫字。）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大學。（一本作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或（一本無或字）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

倚卒以漢書聞。齊有主（一本無主字）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閽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一本作齊）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丱。猶能以學著忠誠。（一本作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教（一本作學。）爲事。（一本作教。）使汝弃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縕褐。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一本有差失字無羞字）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一本無孟勞者三字。）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爾。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一本作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爾。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眞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揰挏乃成二字。並從手。揰（都統反）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閒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

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荆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言去海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所。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塡河。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愼。習賦誦者。信褚詮而笑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譽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手邊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并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𤢺餘聚。（𤢺音獵也。）亢仇舊是鏝䥶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螝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蛹名螝。（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洦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洦。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洦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爾。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忩遽者。稱爲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曰。是豆逼爾。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壻竇如同。從河

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擧俗呼之爲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元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鳻（音分）雀似鶡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爲露葵菜。面牆之徒。遞相倣斆。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爾。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爾。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猒。路粹隘陜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淩物凶終。傅元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

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詅(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撆(上音窕相呼誘也下音蹩)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爾。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要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爲爾。袁亮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爾。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而已。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

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踈朴。未爲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竝須兩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衞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竝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颺風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悴。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陳思

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尙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卽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鋃鐺。大鏁也。世閒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鵞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宜愼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爾。

蘭陵蕭愨。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云。蘧居響北闕。𢡟𢡟(呼麥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閒。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絕。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旁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證鼎(一本作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虙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爾。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苫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朝廷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

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爾。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塗難繼。功績遂損敗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音航)鳥迹爾。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爾。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亦衆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爾。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爾。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

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爾。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茠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爾。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世有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蛇虺其性。惡口加誣。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己身。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其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爲鄰。何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此段一本見歸心篇後）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鼫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胡書。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

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爾。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粃糠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爾。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愆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鬭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

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脩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爾。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肎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一本此好名好事之爲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家口。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爲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愼之哉。愼之哉。

誡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

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鬪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冣。（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衞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擊。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樂禍。首爲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太上御名）扇反覆縱橫說誘。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習五兵便騎乘。正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愼節起臥。均適暄寒。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煎（一本有車前字） 者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爾。（一本無此六字） 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爲良。行之數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諸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脫。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

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一本作延年。）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身。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

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衆。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阯。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閒。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

仰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歿後。所與前身。猶老少朝夕爾。世有神魂。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爾。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爾。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虛失愉樂爾。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脩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尙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錄爾。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業。後生一兒。頭俱是鱓。自頸已下。方爲人爾。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掔。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莕。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禮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並以荼。苦菜也。案易統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爾。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傳曰。杕獨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貌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駉野之事。何限騲騭乎。余答曰。案毛傳云。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騲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騲。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元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元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見此

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縚。因呼爲荔挺法師。縚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詩興雨祁祁注云。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爾。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隊。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陣之義。取於陳列爾。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又音祖會反。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狙會反。

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宮傳凝本作諺作該。未定。）並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臝股肱。鄭注云。謂捋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捋。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肎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爲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肎。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爲肎。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肎。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蓋謂非元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而復紫色蠅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朿。（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刺史之傍應爲朿。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姤。裴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妒。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爾。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

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徙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出言。是爲俗傳寫誤耳。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媢。媢亦妒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妒媢。王充論衡云。妒夫媢婦生。則忿怒鬬訟。益知媢是妒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音肥）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鼎（音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爿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並爲提挈之意。恐爲誤也。

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一本無猶割也三字）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督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督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

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爾。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音善）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匳。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鼈鰌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畔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時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此是削札牘之柹爾。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滸滸。毛傳云。滸滸柹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爾。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甶。改爲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爾。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碟。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顆。學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內筩中爾。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爲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攰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攰耶。是皺倦之皺爾。（要用字苑云。皺音九僞反。字亦見廣蒼廣雅。及陳思王集。）　張揖呂忱並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剞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剞字。終當音九僞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頹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爲㵧伯。此字皆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嚃羹之嚃。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

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有𨤲𨤲（音沓）語。蓋無所不見。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弦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爾。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衞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作炊煑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牡所以止扉也。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爾。聲類作扊扅。又或作扂。

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愼造。虔既是漢人。其敍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元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一本威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爾。吳人呼祠祀爲鴟祀。故以祠代鴟字。呼紺爲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爲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鐶字。木傍作鬼爲魁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髻字。金

花則金傍作華。窻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緵。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疑是隈字。)塢瑰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莙。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莙。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莙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系旁畏爾。宜作隈。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巏務。王喬所仙。方知此巏務山也。巏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爾。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滑稽調戲。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禿。猶文康象庾亮爾。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 於祀主秋。(此說本於月令。) 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爾。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

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元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互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爾。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几。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奮奪從雚。(胡官反)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皋分澤片。獵化爲獦。(音葛。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竉。(竉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彌亙字從二閒舟。詩云。亙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劭。參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爾。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

河閒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爾。

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爾。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爾。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內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搉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爾。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子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爲逋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刎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閒。說文音戛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屛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

前闕也。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 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尙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爾。（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音耶。） 者。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卽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爲未定辭乎。答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爾。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 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爾。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良師友故爾。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颸段。元帝答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敎諸子侍讀。以此爲誡。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纖。名琨自稱爲衮。名洸自稱爲汪。名勦（音藥。） 自稱爲獡。（音爍。） 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第十九

眞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功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

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梁武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尙。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一本注。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人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古知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爲鎭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字。卜

得惡卦。反令恜恜。（音敕。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爾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閑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軨變玉歷（一本作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暅音亘）精之。位至南康太守。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爾。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熒。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熒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宏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圩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為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為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糧罌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鱉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為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為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望於汝也。（一本無七月半盂蘭盆六字。御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為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爾。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為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堙沒也。

攷證一卷

風操第六

博有五皓之稱。

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爲五皓。一本以博爲傳者非。

顧元歎慕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爲蔡邕所歎。一本作元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

爾雅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及疏義凡十餘家。一本作喪服經者非。

劉縚緩綏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又云劉字之下。即有昭音。

南史劉昭本傳子縚緩附。一本以昭爲照者非。

勉學第八

齊孝昭帝（云云）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

淮南子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

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

淮南子脩務訓。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爲晉字。一本以鍾爲種者尤非。

文章第九

王褒過章僮約。

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僮約。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爲過章童幼。

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

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一本作恒山者非。

陸機爲齊謳篇（云云。）其爲吳趨行。

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翟豹古今注曰。吳趨行。吳人以歌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名實第十

趙熹之降城。

後漢趙熹傳。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肎。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諸本誤作趙喜。

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爾。

禮記玉藻注。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故以此答爲非。

獸迒鳥迹。

迒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考。以爲音覲。

歸心第十六

高柴折像。

家語。弟子行高柴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後漢方術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書證第十七

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騲騭乎。

諸本皆作驒駱。獨謝本作騲騭。考之字書。騲牝馬也。騭牡馬也。顏氏方擧驪騧牡馬。故博士難以何限於騲騭。後又言必無騲也。亦非騭也。義益明白。驒駱二字。雖見駉頌。施之於此。全無意義。故當從謝本。

孟子曰。圖景失形。

未詳。或恐是外書。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娟。娟亦妬也（云云。）英布之誅。爲意賁赫爾。

說文。娟夫妒婦也。益可明顏氏之說。

秦權。

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爲二十字。

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本。

鼎古則字。謝本音劕非。

壹古壹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

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乜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乜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眞誤矣。故改焉。

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

諸本皆作雀鷂賦。又云蒜果者非。

皆由後人所羼。

說文。羼。羊相廁也。一日。相出前也。初限切。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緅。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

說文。莙牛藻也。从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與顏氏所引不同。未詳。

猶文康象庾亮。

晉書亮本傳。謚文康。

拭卜破字經。

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又有式經一卷。拭卜破字經未詳。

跋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閒。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氐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騲。牡曰騭。而誤作騂騭。至以吳趨爲吳越。桓山爲恒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則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曰竢洽聞君子。

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國學名著
經部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史部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子部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韓非子 論衡
理學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集部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經史百家雜鈔 駢體文鈔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上列各書用仿古字版精印
世界書局發行

(362)24.8.8.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印章覆蓋］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世界書局（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世界書局（上海及各省）

冊次	書目	價洋
第一冊	論語正義、孟子正義	二元四角
第二冊	荀子集解	八角
第三冊	老子本義、老子注、莊子集解、莊子集釋、列子注	三元
第四冊	墨子閒詁、晏子春秋校注	二元
第五冊	管子評傳、管子校正、商君評傳、商君書、慎子、韓非子集解	三元
第六冊	孫子十家注、吳子、尹文子、呂氏春秋	二元四角
第七冊	淮南子、新語、法言、論衡、申鑒	二元
第八冊	鹽鐵論、潛夫論、抱朴子、世說新語、顏氏家訓	二元四角